

挺进豫西

(陈赓遗作)

一

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的部队横扫晋南敌军，收复和解放了二十五座县城，歼敌两万多人。晋南敌人除了运城、安邑、临汾等几个孤立的据点以外，已经全部肃清。六月，党中央要我到陕北去，部署四纵队下一步行动。

七月十九日，我到了中央的住地——定边县小河村，晋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这时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我军已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敌人不但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在山东、陕北进行重点进攻，并且这种重点进攻，也已遭到重大打击，我军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也在迅速发展，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敌军虽仍在数量和装备上优于我军，但士气更加低落，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后方十分空虚。敌人为了挽救其颓势，加紧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企图把战争引向解放区，破坏与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党中央、毛主席为了破坏国民党的这个反革命的战略方针，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使敌人转入全面防御，我军转入全面进攻，决定实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我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

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已经突破黄河天险正在鲁西南大量地歼灭敌人，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并准备向大别山跃进，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也准备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率领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挺进中原。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说明了这些情况和中央决策，改变了要我四纵队曾到陕北战场的原议，决定以四纵、九纵三十八军组成一个兵团，挺进豫西，配合主力作战。

对于挺进豫西的行动，毛主席给了极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刘、邓率领我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的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向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主席还向我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要我们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出去。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现在部队士气很高，在晋南反攻中又搞到了敌人大量装备，兵强马壮，弹药充足，在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定会师出告捷，出师以后部队迅速展开，弹药的运输补给可能有时跟不上，到了新区，伤员的安顿也可能有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主席笑着说，对嘛！弹药不足，由蒋介石来补充，伤员安顿，靠群众嘛！我们从来是这样办的。根据地是创建起来的，不是一切搞好了才去革命。蒋管区的人民遭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你们去了要好好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的革命高潮推动起来，这样就一定能胜利。

以后在我们进入豫西不久，接到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毛主席在这个指示中，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阐明了我军第二年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有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指针。

二

争取胜利要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方针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还要使广大群众知道。只要使广大指战员都认清形势，明确方针，才能上下一致，齐心努力，取得胜利。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出动前进行了整训，深入地传达了毛主席对当时战局的分析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讨论了打到外线去的胜利条件，并以刘、邓首长亲率我野战军主力已经打出去的英勇无畏的事实教育部队，号召向主力学习，跟着打出去。同时，展开了诉苦教育，激发广大指战员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认清革命战士不仅要保卫解放区，而且要解放全国的阶级兄弟。这样讲明形势、任务和开展诉苦教育相结合的生动的思想工作，使部队迅速地接受了外线作战的方针，决心以破釜沉舟的精神，多打胜仗，搞好群众工作，迅速开创新的根据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部队渡河前，刘、邓首长所率我野战军主力已在鲁西南歼灭了敌人九个半旅，并通黄泛区，渡过沙河、汝河，直至

大别山。西北野战军亦以在沙家店一役歼灭了敌三十六师。这就造成了挺进豫西的有利形势，但是渡河作战还是有许多困难的。我们渡河的地带是在三门峡左右，河水湍急，渡口很少，又值秋汛水大浪高。对岸敌人筑有坚固河防工事，又加了警戒。他们不但把渡船集中烧毁，驱使士兵日夜在河防工事中守备，而且强迫黄河南岸的居民组成河防队，听水队，有的地方甚至把狗都集中起来，随其士兵一齐巡逻，叫做“狗兵”。但是敌人这些措施，是挡不住决心打到外线去的人民军队的。

渡河是分左右两个集团进行的。八月二十二日夜和二十三日拂晓，右集团在茅津渡以东，左集团在垣曲、济源间，发起了渡河作战，左集团的指战员，机动地利用了黑夜和连天大雨，河水猛涨，浪大声喧，对岸看不见，听不清的机会，登舟起渡，在渡河将近对岸的时候，才发起了火炮轰击，巧妙地把偷渡和强渡结合起来，登上了对岸。右集团在渡船很少的条件下，战士们制造了几十个大油布包，取当战船，一面划进，一面射击，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把敌人的守军打垮。肩下系着葫芦，浮在水面，手中端着枪，向敌人射击，掩护渡船前进。由于动员深入，士气高昂，这次渡河战斗，两个集团都只用了半小时的时间就突破了黄河天险。

由于渡船少，首先渡过河的部队，几处合计还不到一个团。但他们并不因此而犹豫，而是抓住敌人混乱时机，勇猛机智地向前发展，攻占敌人河防前沿阵地拴马树，是靠搭人梯上去的。攻占敌人石头山外围工事，是利用刚缴获的敌人服装、符号，化装攻进去的，奔袭新安城的部队到达城边几米的时候敌人才发现，等敌人打枪报警，我们一个排已经攻

上城头。解放渑池是以六个半钟头行军九十里的速度，突然把敌人包围歼灭的。战斗英雄王安国率领一班人，乘敌人混战之际，冲入了宜阳城。这样，不仅整个兵团迅速渡过了黄河，并且占领了三门峡和新安、渑池、宜阳等地，先头部队迫近洛阳城郊。

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毛主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战区的方针变成了群众的自觉的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从而取得了渡河作战的胜利。

三

当部队突过黄河后，刘、邓首长所率我野战军主力已经跃进大别山，好象一把利剑，直插蒋介石心脏。蒋介石正忙于招架，我们随后又杀进一刀，他一面被迫从尾追我野战军主力的部队中抽调三师、十五师、二〇六师等部西援，和原在洛阳地区的守敌组成第五兵团，一面将分布在陕县以东的新一旅、一三五旅和二〇六师一部及由潼关从西赶来增援的部队组成陕东兵团，企图东西夹攻我们，堵住这一缺口。

这时，毛主席连续发来几个电报，指示我们要力求运动战，机动迅速，广战敌区，歼灭敌人，并具体指出：洛阳地区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主力应向西，乘胡宗南在西面尚未完成部署的机会，抢占陕县、灵宝、阌乡等城，歼灭分散守备之敌，然后一路出陕东南，一路出伏牛山，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当时我们的主力在洛阳附近，如果攻洛阳，虽然敌人的第三师等部还未赶到，但已无必克的把握。即使攻克，也不能巩固，东西两面敌人一但靠拢，我们就难以展开，难于大量歼灭敌人。主力向西，乘机歼灭陕县

以西的敌人，斩断敌人的东西联系，既能有力地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又能便于多路地向陕南豫西挺进，开辟广大新区，更好地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认清了这种局势，对于挺进豫西的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

当时敌人的陕东兵团，除集中了一万多人据守陕县阻我西进外，陕县以西的敌人还在集结部署，这里一个营，那里一个团地摆成一字长蛇阵。九月二日，我们开始行动，首先以一部监视陕县的敌人，主力绕过陕县，直扑灵宝、阌乡。以迅速的行动，这里吃一个营，那里吃一个团、一个旅，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十二日我军解放灵宝、阌乡、卢氏等城。然后以一部西叩潼关，另一部回打陕县。这时，陕县之敌已经孤立，我们即以瓮中捉鳖之势，攻克了这个有万余人据守的城市。

在我们西向作战中，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大破陇海路，以便切断敌西北战场和中原战场的联系。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彻底破坏了这一段铁路。

我们西向的作战结果，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英明。由于执行了这个指示，在半个月中就全歼了敌人的陕东兵团等部三万多人，控制了从新安到潼关的广大地区，切断了敌人的东西联系，直接威胁西安，蒋介石忙于二十日飞到西安，表面上还吹虚“三个月内彻底肃清陕北共匪，半个月打通陇海路”，实际上却是提心吊胆地部署防御。他慌忙又从进攻大别山部队中抽出六十五师空运西安，并从陕北战场调回一部分部队，在西安潼关间集结了十个半旅的兵力防我西进。这样就更多地调动了进攻陕北的敌人回头，迫使敌人在陕中布

防，有力地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进攻。

四

敌人在陕中布防后，毛主席指示我们以一部出陕南，开辟陕南根据地，主力转向东进，寻歼敌第五兵团，攻占郑州，洛阳以南平汉路以西各县，开辟豫西各县根据地。我们执行这个指示，又出敌人的意料之外，当我们的主力隐蔽东移到渑池以东时，敌人第五兵团还茫无所知，还以十五师向新安铁门，第三师向宜阳前进。十月二日，我们就势在铁门歼灭了敌十五师的六十旅。随后又在韩城镇一带给了回窜洛阳的第三师以重大的杀伤。

此后，敌在洛阳集中了三师、二十师等十个旅，在潼关集中了一师、三十八师等八个旅妄图再度从东西两面夹击我军，恢复陇海路的交通，这时，毛主席指示我们除留一部在陇海铁路牵制敌人外，主力应从陇海路南下，歼灭豫西各县的反动武装，开辟根据地，如敌人跟踪南下，则寻机分别歼灭之，但要打有把握之仗，并指出，不要怕敌人占领陇海路，只要在东面南面打开局面，大量歼灭敌人，胡宗南虽占陇海路，但兵力分散，我即能再歼敌军，重占陇海路。

主席这个指示又是十分英明的。如果我们当时就和敌人争夺这一段陇海路，会陷于被动，难于发展。转师向南，乘机歼灭豫西各县分散守备之敌，开辟广大地区，既能创立根据地，使作战有所依托，又能东向汉平路，直接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这是从中原大局着眼的极为有力的一种安排，并且敌人占领陇海路后，兵力分散，又便于我回师歼灭。

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十月底开始南下，十一月一日至五日连克宝丰、鲁山、南召、方城、叶县、临汝、郑县、登封诸城。解放临汝、郑县的战斗，歼灭十五师的残部，活捉了十五师师长武廷麟。武廷麟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善于防守的，但在我军面前却变成了逃跑的将军。我军在铁门歼敌六十四旅时，他南逃临汝。当我军十一月一日急袭临汝的时候，他又丢掉他的部下逃到郑县。但他刚到郑县，我军已兵临城下，把郑县包围起来。这次他再也跑不掉了，乖乖地作了俘虏。

敌人为了破坏我在豫西的展开，以三师、二十师等五个旅的兵力尾我南下。当我军快要解决郑县的战斗的时候，这五个旅的先头部队离城只有三里地，但是我们的指挥员沉着镇定，指挥部队全歼了敌人才撤出城外。十一月八日我们为了研究如何对付尾追的敌人，在南阳附近召开了前委会议。会议上个别同志主张立即歼灭这股敌人，或者把部队拉向西面，到伏牛山的“牛背”上去建立根据地。这个主张，既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指示，又过分的估计了困难，实际上是右倾思想的反映，因为这时我们能够集中作战的兵力也不过五个旅，又在新区，并无立即歼灭这股敌人的把握。但是，我们却能拆散它、消耗它，而当它被拆散灭耗了以后，就能集中优势兵力乘机各个歼灭，同时，从中原全局着眼，我们的主力绝不能向西钻到大别山里去，而是要在平汉路以西的广大地区展开，以便更有力地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基于这种认识，绝大部分同志都坚决反对错误的主张，决定以十三旅等部伪装主力西向镇平、内乡、西峡斩断敌人的西荆公路，与南下开辟陕南的部队相呼应，引诱敌第

三师等部西援，而主力则在伏牛山东麓广大地区展开。

会后各部队立即行动，而敌人果然为我拆散，其二十师进驻南阳，三师则尾我十三旅等部西进。这样，我们的主力就胜利地在伏牛山东麓展开歼灭敌人的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到十一月底止，先后建立了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和七个专区，三十一个县的人民政权，七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豫陕鄂根据地初步形成。

这一段作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进展陇海路的敌人抛在后边，把尾追的敌人扯散，开辟了广大地区，歼灭了大量的地方反动武装。进展陇海路的敌人，由于我们留下的牵制部队的活动和铁路彻底破坏，未能达到恢复交通的目的。正如毛主席所预料，一九四八年三月我们在东面南面打开局面，大量歼灭敌人以后，就回师陇海路，配合了华东野战军一部，歼灭了洛阳的敌人，重占了陇海路。主席的“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等作战原则，一次又一次地使我们赢得了胜利。

（此文系贾生民同志供稿）

匪首李子奎策划的暴动惨案

杨 德 明

1947年9月，陕灵阁第一次解放后，10月陈谢大军转向平汉线作战，留在灵宝的仅只有三十八军孔从洲部所属少数兵力和随陈谢大军过河的五個大队，以及全付武装的民兵和支前民工。当时为了在豫西站稳脚根，就以灵宝为重点，第四大队由戴苏理负责留在虢略镇，第二大队由郭思敬带领上了苏村，李庆伟带一个大队开往朱阳，孙竹庭带一个大队去官道口，另一个大队去下碛，这样同卢氏县的杜关联接起来，形成一大片根据地。

去苏村的第二大队，就在苏村庙安营扎寨了，召开工作队干部会议后，分为四个大组以原坡头、东里、西里、苏村庙为基点，第一场斗争，首先在东里展开，四个组将周围村庄群众带到东里村来，斗争大地主邵维廉，为了扩大影响，随后郝印吾、王奎带领20多名干部和一个民兵连去福地发动群众，郭思敬、周逸（女）、赵培民领导同志和大队大部分干部留在苏村，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斗争，进行土改。

但是在大军解放灵宝时，地方土匪顽固势力，一时隐蔽，未受到严重打击，待我们开展工作之际，他们就暗中串连，密谋策划暴动，首先是李子奎、薛质贤、李学士、杨凌仁等，曾在苏村椿树沟，举行秘密会议，商讨暴动办法，采取派进来拉出去，在贫农团里按上他们的人，作为内应，暗中通风

报信，但我们同志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未有发觉，终于在10月16日晚，敌人的第一枪首先在我第二大队大本营苏村庙打响了，使我们许多同志倒在血泊之中。苏村庙惨案发生了：

10月16日晚（农历9月初3），李子奎指示苏村乡乡长杨凌仁与王振法、李德英率张老娃、孟梦勤、孟润心、李秉信等，兵分两路，一路守胡山山顶，以防暴动失败，一路包围正在西里村王石平家开会的我工作组住宅，李秉信持枪把守大门口，孟梦勤在后崖上放哨，张老娃佯充贫农成员，混入会场，待我工作人员不备之际，夺枪动手射击，李秉信等匪众闻枪声后，夺门而入，冲入院内，四处射击，此时两路匪众集中于西里村大沟小岔，严行搜索，当场打死我军9人，将我二大队负责人赵培民同志，肢解在一块玉米地里，身首异处，死得很惨。同时前往苏村庙开会的工作组，亦被匪徒张森、张臻、王小智等40余人的包围，我工作人员坚守在一个窑洞内，进行抵抗，土匪一接近他们就是向外扔手榴弹，相持一夜，敌人未有得逞，天明时撤走。在高家岭村的同志，亦被土匪张元勋、吕虎印等20余人的围攻，我工作组8人集中登上了一座旧炮楼，顽强抵抗，土匪未能得逞，撤出了战斗。当我们同志下了炮楼，脱险出走时，所谓贫农团主席吕安存又去把敌人叫回来，我们的同志就被来自背后的子弹打倒在地，8位同志全部牺牲。

此后灵宝地方土匪武装暴动已全面展开，下碛乡的王池清、程晚来、张国祯、王九合、张向礼、杭成智。阳店乡的彭明德、郭午、刘勤学。虢略镇的孙洛出。西章乡的李绍芳张秉信、李崇信。五帝乡的苏守项、王项存、李江水。城关的苏汉章。坡头乡的张昌顺。寺河乡的薛万年。朱阳乡的刘

步尧。各自就地进行暴动，由黑暗到公开进行袭击，残杀我革命军民，发生了许多地方流血事件：

白马寨、川口等村事件

10月17日（农历9月初4），李子奎得知苏村暴动成功后，拂晓乃率屈光坤、高振降、荆书远、尉采秀等，在白马寨、雷家沟、稠桑镇、最后到犁湾原，公开对我军民袭击，用镰刀戮死9人。

薛质贤派毛黑脸、毛鹤廉、马致兴、严仓、毛治双等率百余人，前往柏王庙、黄鼠沟等村袭击，激战三小时，残杀12人。

袁维缙、孙继之、卫鸿声等率53人，携带步枪一支，手枪两支，余均手持镰刀锄头等工具，冲入川口南朝街贫农团召开的会场，里应外合，用镰刀戮死3人。继在磨底村用锄头锤死2人，凹底村残杀4人，在赵吾村用镰刀戮死2人，在川口街枪杀4人。

“苏村事件”之后，我军民30余人由苏村前往尹庄路过南朝街时，被薛焕成、薛焕饶、黄生贵、黄光照、黄光兴、荆歪等匪徒分东西两路截击，东路由李福水率30余人，仅有步枪一支，余均手持镰刀木棍，直向中河村追击，在中河村残杀2人。西路由薛焕成率40余人，有步枪5支，直向尹庄追击，终因天黑转向留村与我军民百余人激战许时，弹尽撤退。

我工作组在池头村召开斗争大地主薛三大会时，下午匪首李果维率10多人，利用派进贫农团的20多人，内应外合，进行袭击，用镰刀戮死12人。

李嗣俊、李绍芳率众匪进击我西章村三区政府，追李家山与我搜索队遭遇，发生激战，残杀5人。

碑基、中村河事件

10月18日（农历9月初5），杨凌仁、王梦熊、王振法、张鸿智等匪首，在胡山与我军民激战至黄昏后，败退至五么街，与我一个大队军民遭遇，激战数小时，残杀我方9人。

夜晚袁维缙、李景维、姚振海等匪首率200余人，在碑基村包围了我工作组，至翌日拂晓动手，激战一小时，用镰刀戮死我方20人，其中有我工作组王宾（女）同志被捕，仍以镰刀戮死。

阳店乡彭明德等率匪徒60余人，响应寺河匪徒在中河村围攻时，当场残杀我方3人。

下碇、姜子树、胡山事件

10月19日（农历9月初6），程晚来、杭成智等匪首在下碇与我二区政府军民激战数小时，残杀20余人。布汉歧、袁维缙、陈名山等匪首在胡山、姜子树山峡地带与我军民激战，残杀7人。川口、寺河两乡匪徒又在吴家村残杀2人。

五么虎耳坡、桂花头、赵家沟事件

10月20日（农历9月初7），匪首薛质贤率70余人进击五么南村，李健勋率160余人由返坡进击虎耳坡、上下宋曲，杜志仁率100余人，进击桂花头，上厘里等村，激战竟日夜，

残杀33人，土匪队长焦效宏等8人亦被我击毙。袁维缙、李景维等匪首率百余人，进击我二区、四区政府驻地赵家沟，激战一小时，残杀我方2人。

阎谢坡、池头原事件

10月21日（农历9月初8），袁维缙率60多人，围攻阎谢坡，俘我丁健民、丁汉民二位同志，当场残遭杀害。王池清、袁维缙、陈名山派姚振海携带步枪20支留守上庄原一带，另派李景维携带步枪20支进击下坡头，派薛焕朝携带步枪30支进击西水头。王池清、袁维缙、陈名山进驻中河村，最后在燕子山麓与我军民发生激战，残杀我方6人。

暗袭我县长史占道

10月21日（农历9月初9），我县长史占道与一区区区长邹洪泽率工作队300余人，进驻下碾一带，路过西王村时，被匪首李江水率35人，进行偷袭，残杀我方7人。

宋曲事件

10月22日（农历9月10日），薛质贤率匪众在五么宋曲与我军民200余人激战三小时，残杀我方5人。

下碾、尹庄、老天沟事件

10月24日（农历9月11日），程晚来、杭成智、吴满寿、张向礼等匪首，率20余人，由栾村同下碾我二区政府进击，经我区长狄俊民同志的顽强抵抗，使匪未有得逞。翌日拂晓，

程晚来又与彭明德、张国祯联合与我军民百余人激战，残杀我方20多人。

李子奎率150余人，向尹庄我38军驻地进击，未有得逞，天黑撤退西章张家山、赵家南村一带。

我阌乡县军民13人，由阌乡县王家河行至西章乡老天沟边时，被匪李绍芳、张秉信、姚学亮、李永福、尚举鸿、吕葛山、杜青山、姚天相的堵击，当场打死7人，6人被俘，亦由匪徒用镰刀戮死，获我步枪7支，八音枪两支，手枪5支，马一匹，骡子一头。

向我38军驻地尹庄总攻

10月25、26、27日，李子奎率300余人，彭明德率400余人，孙洛书率200余人，王池清、陈名山、贾生道率200余人，四面围攻我38军驻地尹庄，激战一天，残杀我军民8人。26日继续围攻，经我军的顽强抵抗，始终未能攻克我38军驻地。李子奎乃于27日发出秘密通知，约定在阳店乡寨原村举行联防会议，商讨继续围攻我军的步署，到会计有：李子奎、李学士、袁维缙、贾生道、王梦熊、孙继之、李景维、孙洛书、彭明德、范智三、杭成智、李光烈、张子规、董麟青，经决议共推李子奎为豫西自卫军总司令，王池清为副总司令，程晚来、孙洛书、李景维、陈名山、王梦熊、薛质贤、刘步尧、李绍芳、张昌顺、苏守项、苏汉章分任为各支队队长。

袭击灵宝县城

10月26日（农历9月13日），在围攻尹庄的同时，张国

被、苏汉章、李江水、苏守项、王占玉等千余人，分三路进攻县城，苏汉章、张国祯由犁园庄及南岭上前进，苏守项、李江水由西王村经南营村前进，王占玉由城北后地一带前进。我县长史占道与一区区长邹洪泽同志率独立营、公安局县、区政府及城关翻身队等500余人，有机枪8挺，步枪400余支，手枪30余支，进行顽强抵抗，上午12时许，在县城发生巷战，我军民在南城门楼上及二和巷巷口屋顶上架设机枪，对来自四面之匪，进行射击，战士们有的在交通银行楼上凭借窗口进行偷袭，激战至黄昏，土匪则无重武器，自动停战撤退。

10月底胡宗南增兵东出，进抵灵宝后，地方土匪配合国军更为疯狂一时，风云四起，漫天烽火，遮罩了豫西大地，自10月16日晚至11月11日共计27天中，发生了百余处的惨案，被迫我军民于11月中旬东移进入伏牛山区。据当事人薛印吾同志回忆，“灵宝事变”中，惨遭杀害的干部和战士、人（内含老区来的民兵），不包括当地被杀害的农民。

（作者：杨德明，现任县志办副主任。）

谢逢烈士殉难记

张 林 祥

革命烈士谢逢（1922——1949），住灵宝县老城后地村。一九三八年，于灵宝县简师就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当年，被党组织派往陕西省泾阳县吴堡青训班学习。结业后，回灵宝开展地下工作。

一九四七年，灵宝县初次解放后，党组织曾委派他筹建灵、卢两县合办之《烽火报》。不久，因战略关系解放军转移东进伏牛山区，谢逢同志当时未能来得及撤离，国民党政府以及清乡团，到处搜捕捉拿共产党及农会人员，在此严峻的形势逼迫下，为了保持党的实力，谢逢同志不得不作暂时回避，当经友人李韶华介绍，前往陕西省潼关县太要镇西南之老虎城村韩景湖家中安身，后来和潼关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介绍他在该村初级小学校教书，并一面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团结群众，工作积极，很受当地群众的赞助和欢迎。

一九四九年，潼关县得到解放，县人民政府当即分配谢逢同志为太要区政府区长职务。其时，残匪尚未肃清，地方秩序尚未得到安宁，国民党地方残匪，尚在作垂死的挣扎，该处有顽匪郭换朝者，素来以强劫掠夺为生，到处放火杀人，不务正业。解放时，又非法劫取国民党残部保六旅之军火弹药，获机枪两挺，步枪八十余支，势力较前庞大，愈加猖狂，它暗地勾结太要镇伪镇长廖嘉猷，暗地策划阴谋